

哭笑紅尘

——一个风尘女子的自述



I247.5

1006601

<1611>

哭笑红尘

——一个风尘女子的自述

周婆 徐本夫 著

徐州师范图书馆



22280800

北岳文艺出版社

哭笑红尘
周婆徐本夫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8.25 字数：280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

ISBN 7-5378-0468-0
I·446 定价：5.50元

10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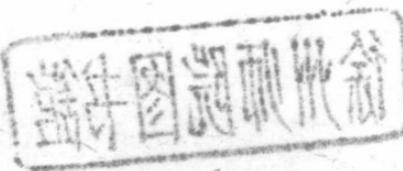
内 容 提 要

本书写的是一位漂亮女人在清末民初的奇特遭遇。

聪睿漂亮的蔺玉贞，不幸身陷青楼，从此便象珍玩一样，在官宦朱门、外国参赞、军阀枭雄、青帮头子等人物手中转来转去，直到解放，才过起常人的生活。她耳闻目睹了英国驻大清国使馆里的肮脏交易、清宫大太监小德张府上的奢靡腐败、袁世凯争当大总统的毒辣残忍、北京黑社会帮派的血腥火并和军阀、日本特务、奸商的种种丑行。她虽懦弱，无力与命运抗争，但善良之心并未泯灭，被派去监视蔡锷，却不愿害蔡锷，为除掉日本黑龙会头目，甘愿冒杀身之风险。她向往幸福，幸福却在捉弄她……

小说采用长篇纪实形式，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作了某些艺术加工，并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由于小说中描写的众多事件，皆为主人翁的亲身经历和直接感受，读之如身临其境，颇有说服力。

小说人物鲜明，故事生动，文笔流畅，有较强的可读性。



新亚出版社

引子

尘世间，芸芸众生，各有嗜好。可是对美好的东西，却又人皆爱之。美食，谁不想饱餐一顿？美物，谁肯弃舍他人？美女，异性们更是追求不迭。

自古至今，在人类长河的洪波激流中，曾经掀起几多追求佳丽的风流涟漪？曾经回荡起几多强霸美人的丑恶行径？难怪孙子竟然把“美人计”当作克敌制胜的一招哩。大凡被人争抢的美人佳丽，总要担着无端的凶险和苦难。她们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有一部悲忿的血泪史。积亘古之经验，祖辈们便得出了一个精辟的论断，谓之曰“红颜多薄命”。

可当历史的车轮驶入五十年代的轨道时，神州大地揭开了崭新的一页，“红颜”不再被异性玩弄、欺侮，变成男女平等的“半边天”！那些有幸活下来的半老红颜，身沐新政，苦尽甜来，自然感慨万千！

我在青岛崇德中学任教时，就遇到过一位不寻常的老妇人，她的坎坷的一生使我终生难忘。我们的相识还颇有点戏剧性哩。

临港街8号是个四合院，原先住着康、王、蔺3户人

家。我调崇德中学任教后，经校方同房管局联系，把我安排到了本院的一间闲房里，凑成了“四来为全”。

那3户人家都是凡凡平民，康大爷在澡塘里当杂工，其妻理家，其子福生刚读小学四年级；王大哥以修配锁钥为生，他妻子久病卧床；那位姓蔺的是年过半百的独身老太婆，人称蔺大婶，她在贮水山下摆了个小人书摊兼卖茶水，靠蝇头小利，维持生计。

在这皆是“下里巴人”的小院里，论起识文解字来，我这个充任初中“语文教员”的教师可说是本院的“状元”了。本着“远亲不如近邻”的古训，我已作好了为邻居们代写书信的精神准备，目的自然是想借此搞好邻里关系。可是住了一段时间，邻里们却无人叩门叨劳，使我枉自多情痴等。后来我才领悟，康大爷的儿子福生也算是粗通文墨了，或许是他在为邻里们代写书信吧……

有一天傍晚，蔺大婶推着一辆四轮童车从外边回来，车上放着几把卖茶水用的暖瓶，还有一个装小人书的啤酒纸箱。她来到东房门下，刚欲启锁开门，康大娘便拿着一张大白纸迎上去，笑吟吟地说：“他婶，街道上让各院订个‘卫生公约’，你今晚上抽空给写写吧。”

我正在屋里吃饭，听了这话大为不满：大凡公约，须张贴在大庭广众场所任人观瞻，行文应言简意明，书写要墨字正楷。象蔺大婶这种土坷垃式的小脚女人，纵然识得几个字，也无非是“人手刀口”之类，怎能担当此任？！考虑到本院的声誉，我挺身而出，对康大娘说：“这件事还是交给我办吧！可别小看一张公约，把它贴在院门口那就是公布于众了。本院住着我这么个老师，若是公约写得不讲究点修辞

书法，人家可要笑话我无能了。”

康大娘看了看蔺大婶，忙对我陪笑说：“周老师，你刚来咱们院，我还不摸脾性，怕求不动你，这才……”

蔺大婶并不计较我刚才言语中的贬意，只是笑眯眯地盯着我，半晌，操着一口韵味十足的京腔道：“福生妈这叫习惯成自然喽！以前凡是本院捉笔弄文的闲差事总要叫我献丑，现在有周老师一力承担，我老婆子倒可省些精力了。周老师，你在中学里担任什么课程呀？”

我始终没机会在邻居面前一展功底，既然问到这里，我便很傲气地说：“我在大学里攻读文学，自修英语，现在讲授的也是这两门。中学么，好对付。”

蔺大婶听后，似乎是钦敬地朝我点点头，说了句“晚安”，兀自搬弄她的东西去了……

为了露一手，这简而单之的“卫生公约”把我折腾了大半夜。我先是起草内容，斟文酌句，尽量做到雅俗相宜，尔后提神运气，操笔书写，刻意字美。说实在的，我的毛笔字虽然不大讲究什么“体”，但在大学读书时，同学们都曾夸过“挺漂亮”。

翌日一早，我把写好的“卫生公约”贴在院门口，然后佯装去倒垃圾，想听听赞誉之词。这时，过往的行人和本院的住户都围看过来，其中就有推着童车要去摆摊的蔺大婶。大家果然对我的“佳作”赞不绝口。

康大娘乐得合不拢嘴，她亮开嗓门儿说：“这是俺院周老师写的哪！人家是从北京分来的大学生，除了识中国字，他还会念洋文哩！”

“不管他识什么字、念什么文，若论起书法来，我看这

字没啥功夫！”不料，一位银须飘胸的老者竟然唱起反调。他摇摇头哂笑道：“此字无根无宗，不伦不类，只能胡弄那些不懂书法的人罢了！”

兰大婶听了赞同地点点头，也许她还顾及一点同院之谊，倒为我的字儿争了点理。她对那位老者说：“乍看这字儿确乎有点不伦不类，可若仔细揣摩，执笔者似乎临摹过‘柳帖’，只是用心杂而不专，把字的笔划结构给弄乱了。”

那位老者不由一怔，重新看看“公约”，对兰大婶刮目相看了。他钦佩地说：“所言极是！想不到你这位大嫂对书法还有相当造诣啊！真是……”

兰大婶连忙摆手说：“言重了，言重了！谈不上什么‘造诣’，我只不过小时候上了几年私塾，跟着老师学过一阵罢了，可别见笑呀！”

说完，她推着童车，扭动起一双小巧的三寸金莲，远去了……

那位老者目送她走远，独自嗟叹起来：“……这么个布衣老妇居然谙知书法，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我更惊异不已，琢磨不出她是如何看出我临摹“柳帖”只有半年工夫的。我打定主意，等兰大婶今晚回来，去登门拜访，摸摸她究竟是个什么人物。

傍晚时分，我刚迈出学校大门，康大爷的儿子福生便飞快地朝我跑来，看样子象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福生气喘吁吁地说：“周老师，有个外国船员迷了路，正在咱院里‘叽哩哇啦’地叫唤，俺娘叫你去照应一下。”

我和福生急忙赶回四合院。

院里，一个留着大胡子的洋人，正手舞足蹈、“叽哩哇啦”说个不停。他身边围着好些人，没有一个懂他的话，不知如何应付。我的到来，给了众人莫大的安慰，他们立即让开一条路，把我推拥到洋人面前。

我虽然懂点英语，但从来没同洋人对过话。心里不免惴惴不安，怕对答不上来闹个丢人现眼。

那个洋人可能把我当成翻译了，他如释重负地揩揩汗水，紧紧握住我的手说：“Good afternoon, Sir（你好，先生）！”

我听出他是讲英语，忙用英语回敬了他一句同样的问候。

“大胡子”非常高兴，又说：“I'm an English seaman from HongKong and ask your help！”

我听不懂他的语意，身上不由冒了汗。为了不使众人笑话我是“冒牌货”，只好又用英语重复了一句“你好，先生”。

“大胡子”看出我是个“半瓶醋”，皱皱眉头，瞪起蓝眼珠子，耸耸肩，摊开两只毛茸茸的大手说：“I am a seaman, can't you understand（我是船员，你懂吧）？”

我仍然不懂，只得再说一句英语“你好，先生。”

“大胡子”见我只会讲“你好，先生”，急得狠狠地挥动几下拳头，颓丧地深叹了一声，扒拉开围观者就要走。

这时，从人群后面突然传来几句柔和的英语：“Pardon, sir. They don't understand your language, I can give you some help.（请原谅，先生。他们不懂贵国语言，我可以解除你的烦恼）。”

众人回头一看，竟是推着童车走进院门的蔺大婶。这几句洋话讲得虽然如行云流水，又心平气和，但在我们听来却恰似半空中炸了一串霹雳，把大伙儿都给惊呆了。

蔺大婶悠然自得地走近“大胡子”，又用熟练的英语问：“Sir, what do you want of me(先生，你要我们做什么)？”

“大胡子”总算是遇到知音了，他狂喜地用双手扳住蔺大婶的双肩，神采飞扬地说了起来：“Madame, many thanks to you. All my worries are over now with your heavenly appearance. I'm an English Seaman from Hongkong, and lost my way when buying some local products. Our freighter “Guard” will set sail at eight this evening, and I must return to No 1 Quay Big Harbor in time. Please make a telephone call to your City Foreign Steamers Company for a car taking me back. I'll pay all the expenses. (女士，你天神般地降临，解除了我的懊恼，十分感谢！我是香港英籍船员，因为上岸购买贵国土特产迷了路。我们的‘卫士号’货轮今晚8点启航，我必须立即赶回大港1号码头上船。请你打电话给贵市外轮服务公司，来车接我回去，一切费用由我负担)。”

蔺大婶点点头，笑着对“大胡子”说：“All right, Sir. Be at ease. I'll manage it at once. (请先生放心，我立即找人联系)。”

接着，她对我讲了“大胡子”的意思，叫我快去给外轮服务公司打电话。

我立即照办。

没过半个钟头，一辆小轿车停在了院门外。

“大胡子”感激地和蔺大婶握握手，随即掏出几张外币塞给她，然后匆匆走向轿车。

蔺大婶好象受到了莫大的污辱，立即扭动着小脚追到轿车旁边，把外币扔到车里，很生气地说道：“Excuse me, sir. It's a pleasure for a chinese to help others, so I can't accept your money.（助人为乐是中国人的美德，用金钱报答我不能接受）！”

小轿车驶去了……

蔺大婶的形象在我的眼前突然变得高大起来！我实在无法理解，这位小脚布衣老妇怎么会掌握英语，而且会话又是那么熟练、地道……

晚饭后，我抑制不住探疑解谜的冲动情绪，毅然叩响了蔺大婶的门扇。

蔺大婶象是刚吃过饭，正在收拾着碗筷。她见我进来，只是点头笑笑，示意我坐下，仍然不停地干着手里的活。大概她早料到我要登门拜访，打算收拾完一切才和我长谈。趁此机会，我对她仔细端详起来……

尽管人们说她已年逾六旬，但她并不显老，好象只有四十五、六岁的样子。她有一头乌黑的头发，看不出一根白丝，脑后挽一个鸡心纂，虽是通常的发式却不俗气。一张椭圆形的面庞，脸色微黑泛红，皮肤相当细腻。额头、眼角皱纹很少，看来保养有方，益寿有道。两道细长的眉毛，一双鲜灵的大眼睛，以及直鼻、小嘴和一对深深的酒窝，称得上五官匀称，面目俊秀。尤其是那一口细小整齐的糯米牙，洁

白如玉，上齿左边镶着的一颗金牙，说话时金光闪闪。她不高不矮，腰细肩削，胸凸臀圆，虽已步入老年，但别有一番风韵。

以前我之所以没注意到蔺大婶的风姿，是因为她外出时总穿着一身粗布衣，头上盖着披头布。此刻，她站在明亮的灯光下，只穿着贴身的衣服，一下子现出了她的“庐山真面目”，使我越加难以相信她是一个年过半百的人……

蔺大婶干完手里的活，坐在我身边，淡淡一笑道：“你总是看我干么呀？幸亏我是个久经情场的老油子，要不可就要被你看得心神不安了！”

我尴尬地笑笑，借题发挥道：“大婶年轻时，肯定有‘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之美，大叔想必也‘貌似潘安’吧？”

她收敛起笑容，拿了一支香烟点燃吸着，沉默半晌说：“我这一生呀，给‘一打’多男人当过小老婆、夫人和姘头，是他们的花瓶、玩物，所以没有一个值得你称为‘大叔’的人……”

我抓住时机，进一步问：“这么说您的身世很不简单啊，大婶能不能讲给我这个后辈人听听呀？”

“说来话长，我也没有那么多闲工夫。”她摇摇头，沉思片刻，然后走到木板床边，从一个破旧的皮箱里取出厚厚一摞黄裱纸，放在我面前，神情凄楚地说，“我把自己的经历都写在这上边了，面面俱到，脏臭皆有。我不想当什么文豪，只是作了点文字记录，一则聊以自慰，二则想让后人看看丽人行中的血和泪……你拿去看好了，反正我也不怕人笑话。”

我掀开足有半尺高的那摞黄裱纸，只见首页上写着几个娟秀的毛笔字《娘子全传》，次页上还写着几行“破题”文字：世人都说“既当娘子就不能立牌坊”，我却偏要为自己立大传！谁之罪？谁之过？还是让后人去评说吧……

我拿着那摞黄裱纸，回到自己的陋室，坐在灯下，一页一页，作了彻夜的拜读。

目 录

(88)	网毒	四十
(87)	“断魂金”豪强	五十
		第六回
(88)	孙吉黑	六十
(88)	幕内之会黑京兆	七十
(40)	混剪的精粹	八十
		第七回
引 子		(十一)
第一章		十二
一 小脚一双，眼泪一缸		(二一)
二 蔗门女状元		(二五)
三 背井离乡		(二八)
第二章		三二
四 陷身济南府		(一三)
五 当上“清倌”		(一八)
六 竟是一场昙花梦		(二三)
第三章		三九
七 京都遭弃		(二九)
八 练成一个“大家闺秀”		(三四)
九 当上了洋夫人		(三九)
第四章		六二
十 假文明，真肮脏		(四四)
十一 庆王府赴宴		(四九)
十二 艾其逊的骗局		(五五)
第五章		二三
十三 穷途末路		(六一)

- 十四 密网 (68)
十五 腔惊“全家福” (74)

第六章

- 十六 黑话与行当 (82)
十七 北京黑社会之内幕 (86)
十八 血淋淋的结局 (94)

第七章

- 十九 柳暗花明又一村 (102)
二十 笼中鸟 (109)
二一 神秘的“净身院” (114)
二二 金银是怎样到手的 (119)

第八章

- 二三 惊变 (128)
二四 夺权又出新花招 (134)
二五 兄抢弟妻 (141)
二六 真匪剿假匪 (147)

第九章

- 二七 流落天津卫 (156)
二八 总统府的“姨太太训练班” (163)

第十章

- 二九 嫁蔡锷 (171)
三十 初会小凤仙 (179)
三一 玄妙的蔡公馆 (185)

第十一章

- 三二 逃离京都 (192)
三三 喜开“玉丰楼” (199)

三四	复仇	(206)
第十二章		
三五	受审石头城	(216)
三六	重返济南	(222)
三七	《打渔杀家》出大名	(229)
第十三章		
三八	她是第三十七号姨太太	(238)
三九	督办其人其事	(247)
四十	青岛之行	(255)
四一	家丑	(265)
第十四章		
四二	残杀与叛离	(274)
四三	张良庙前的枪声	(284)
四四	又是花街柳巷人	(292)
第十五章		
四五	嫖	(301)
四六	智救义盗“小白蛾”	(309)
四七	跳出火坑	(317)
第十六章		
四八	为了报恩去报仇	(326)
四九	“荒木药物店”之谜	(336)
五十	北京行	(345)
五一	强盗行径	(353)
第十七章		
五二	巧贿海关监督马尔尼格	(366)
五三	她的最后一个男人	(374)

(8)	五四 津门猎奇	(382)
(9)	五五 峥嵘岁月少安乐	(391)
尾 813 声		(403)
(1)	南齐书·孝子传	六三
(2)	晋书·五行志	子三
(3)	晋书·五行志	章三十策
(4)	太上感召十二十三章要诀	八三
(5)	事其人其衣服	六三
(6)	晋书·五行志	十四
(7)	丘衷	一四
(8)	晋书·五行志	章四十策
(9)	晋书·五行志	二四
(10)	晋书·五行志	三四
(11)	晋书·五行志	四四
(12)	晋书·五行志	章五十策
(13)	晋书·五行志	五四
(14)	“般若水” 益火养香	六四
(15)	晋书·五行志	子四
(16)	晋书·五行志	章六十策
(17)	晋书·五行志	八四
(18)	晋书·五行志	九四
(19)	晋书·五行志	十五
(20)	晋书·五行志	一五
(21)	晋书·五行志	章七十策
(22)	晋书·五行志	二五
(23)	晋书·五行志	三五